

錯失

金 依 著



2 036 7586 1

错 失

金依

花城出版社

错 失

金 依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湛江人民印刷厂印刷

787X1092毫米 32开本 4.375印张 1插页 80,000字

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71,500册

书号 10261·297 定价 0.47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编了香港作家金依的五篇短篇小说。他的作品大量摄取了香港下层市民的生活图景，通过一些平凡人物的遭遇，显示了香港社会的某些特色，表现了普通劳动群众的纯朴而美好的品德。

《展翅高飞》塑造了一群富有进取精神，不甘做井底之蛙，面向困难，走向世界的青年形象；《垃圾西施》描写一位垃圾清理女工为了担负一簪牙齿，辛勤劳动。她的丈夫因为炒金失败，负债累累，曾企图以一死了之，但最后在她的关心和安慰下，也鼓起了生活的勇气；《迷失》描写一位心地忠厚的妇女，在发现自己的丈夫有了外遇后，如何想方设法，使这个曾一度濒临破裂的家庭终于保全下来；《黑仔》刻画了香港孤儿无依无靠、备受欺侮的悲惨生活；《错失》通过一位男青年错失爱情的故事，启示人们，在生活中，无论是工作还是爱情，只有勇敢的人才能获得幸福，懦怯多疑的，即使幸福到了身边也会错失。

这些短篇小说，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又有丰富的哲理内涵，情文并妙，足飨读者。

目 录

1 28 53 80 107 136

展翅高飞 垃圾西施 迷失 黑仔 错失 后记



展翅高飞

春末夏初，香港的各个海岛，还笼罩在湿润的空气中的时候，海滩上，就出现了敏感的弄潮儿了。

大屿山，银矿湾的码头，一艘三层的渡轮刚泊好岸，放下跳板，一群群携着泳具、旅行物品的人们熙熙攘攘的上岸，他们或者在码头前的车站搭车，到大屿山远远近近的旅行地点；或者就近到梅窝的海滩游泳。

从渡轮上走下来的乘客中，有一个少女，却并不作郊游装束，也没有携带泳具，她穿的是一件半旧的连衫裙，挽着一个有轮子的衣箱，风尘仆仆，好象是从远道回来的。

是的，她叫陈银娣，刚从英国回来，下了飞机，就赶来搭这渡船，回到离开了五年的乡土。

她出了码头，四下张望，没发现来接她的人，便继续挽起衣箱，向前走去。

过了车站，才见通往梅窝的山边小径，一个穿牛仔裤T

恤的年青人跑过来，脚下是一双人字胶拖鞋。

年青人边跑，边向陈银娣扬着手，很快就跑到她面前，伸手和她一握，然后拿起她的衣箱。

“来迟了，对不起！”年青人道歉：“你嫂嫂赶着在新屋里给你收拾房间，叫我出来接你。现在到新屋去吧。”

“超哥，我要先去白银村。”陈银娣随着这叫阿超的年青人，走上山边小径。

“你还去白银村？”阿超好象有点意外：“那地方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我要去看看。”陈银娣好象有点忧郁，但却很坚决：“请你替我先把衣箱带回去。”

阿超看了她一眼，发觉她情绪还是平静的，便说：“好吧，我告诉你嫂嫂，你可要快点回去，你们新屋就在——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陈银娣背着手，低着头，怏怏的走。

“阿娣，一切都过去了，别想得太多了。”阿超道：“我约阿娥她们今晚到你家，大家开开心心的叙一叙。”

“不，不要约。”陈银娣道：“我要静一静，不愿多见人，过些时再叙吧。”

“阿娣，你想开点！”阿超道：“宏哥从来是个乐观的人，他——”

陈银娣一听见阿超说起宏哥，就淌下泪来，连忙用手帕来揩泪。

“你还是别去白银村吧。”阿超轻轻扶着她的肩膀：“舟车劳顿，到了白银村也看不见什么，先回家休息好再去不迟呢！”

“你先回去！”陈银娣还是坚持：“我去去就回来。”

“我陪你一道，转一转吧。”阿超担心着她。

“不，我自己去。”陈银娣拭了泪，抬起头：“我没事，很快回来。”

这时，已到了路口。陈银娣熟习地转进一条小街，阿超看她走了，只好自携衣箱前行。

陈银娣沿着弯弯曲曲的水泥小路，穿过梅窝的小墟，发现两旁多了一些新的楼房。

她不知道，这些新房子，是不是同她家一样。在外埠无日无夜的做，流尽多少血汗和泪水，才寄钱回来建造的。而她也无心去考究，她只想：“地方变了，人也不在了……”想着，又淌下泪来了。

穿过一片菜地，就是白银村了。

陈银娣倚在一棵大树旁，只见一列村屋前的空地，已摆上了篮球架，变成水泥地的篮球场了。

几头大大小小的黄牛，正在篮球场上躺着，舒舒服服地晒太阳。一群群喧哗的少年，踏着单车来来往往。

“变了，人都不在了，哪得不变呢？”陈银娣又拭泪，穿过篮球场，走向村口。

穿过了篮球场，左手边有一列村屋，她探头望向一条小巷，这小巷通到里面的屋子，她在巷口站住了。

几个村童走过来，讶看着这个满面泪痕的少女。

一个村姬也过来看她，使她难为情地走开了。

这条小巷，住过她的男朋友——笑口常开的高锦宏。

而且，这是她这一个敬慕的心上人，在短促的生命中最后住居之所。

虽然，高锦宏在这里的日子是非常的短暂，而且最后是死在医院里。但给她的信——最后的信，却是发自这个地方的。是那些信，使她脱离苦海，可是他……

她本来跟他约好，要飞回来，到这里看看他。现在，她是实践诺言来了，但却已经看不见他了。

陈银娣在村童和老妪诧异的眼光中，走出村口。

村口一间小庙，庙前有个平台，平台两边，有两簇茂盛的大红花。旁边几株小树，树下两三张石凳，陈银娣怔住了。

这些石凳，就是这些石凳。

在她和高锦宏的少年时代，也包括超哥，这些石凳，使她留下温馨的回忆。他们在这些石凳上做功课，解剖小动物，谈天说地，竹马青梅！五年来在几千里外的异域，她还是梦寐不忘。

每当她在苦恼、寂寞，心灵空虚，无可告语的时刻，她的脑海里，就飘浮起眼前这些石凳，两簇大红花，他们三个，在这平台上嬉戏流连的快乐日子。

只是，这平台也变了，庙旁多了一列秋千。而且，她的宏哥，永远也不会再出现在这平台上，永远也不会肩并肩地，和她一起坐在这靠近路边的石凳上，说那些使她开心的话了。

她不忍再留连下去，走出了白银村的石拱门，就是豪华

的奕园。

围墙内，仍是那样宁静，一个人都没有，亭台楼阁，还是那样既高贵又幽雅。泳池正在储水。她在梅窝居住日久，从未越过这道围墙，虽然她和宏哥、超哥他们常爱到这里玩耍，也很羡慕那围墙内的清幽景色。

但是，围墙外面，那石砌的地台，和地台前通往银矿洞和海滩的一段丈宽的石阶，却也是他们留连之所。

她踏上这段石阶，发觉她的脚下，全是紫色的花瓣。紫荆已经开过一轮，一个晚上，就把花瓣沿阶撒满，却还没人到来清扫。

这又是陈银娣常在梦中，或者白日梦中出现的熟习情境，特别是，在她跟着家人要离开这个海岛的那天早上，她还和高锦宏、李志超到这里来过一趟，那时候，就是这个落英满阶的景色了。

高锦宏站在石阶上，也可以说是花堆上，双手叉腰，满脸笑容，对着忧郁的陈银娣。

“你现在由一个海岛到另一个海岛去，虽然都是海岛，但却是在地球的另一边了。”高锦宏指着天的那边：“银娣，是我们三个之中第一个会飞的人，你飞吧！为什么要发愁？去看看另一方天地，再写信给我们，让我们也开开眼界！”

“不知几时才跟你们见面了。”银娣还是郁郁不乐：“到了那边，又没有朋友……”

“会有的。”高锦宏笑道：“这里也不少人到了那边，而且，还有当地人。”

“当地人？”银娣怯怯地道：“我只是个乡下女。”

“英国也有乡下女、乡下仔的。”高锦宏又笑了：“也有许多没离开过他们那个岛的人。你是从几千里外飞去的，你的见识也许比他们多呢。而你也需要去了解他们的，交流交流，大家都多一点见闻，最好不过了。我们常常说，我们不要做井底之蛙。银娣，既然要去了，勇敢地去闯一闯吧，过几年，我们再见吧！”

李志超在旁边笑着，他是个比较沉默的人，只诚恳地点着头，表示同意他这位少年朋友的话。

另一个小一些的女孩子跑过来了，边喊：“娣姐，我们要到飞机场送你。飞机场，我还没去过呢！”

她是高锦宏的妹妹高玉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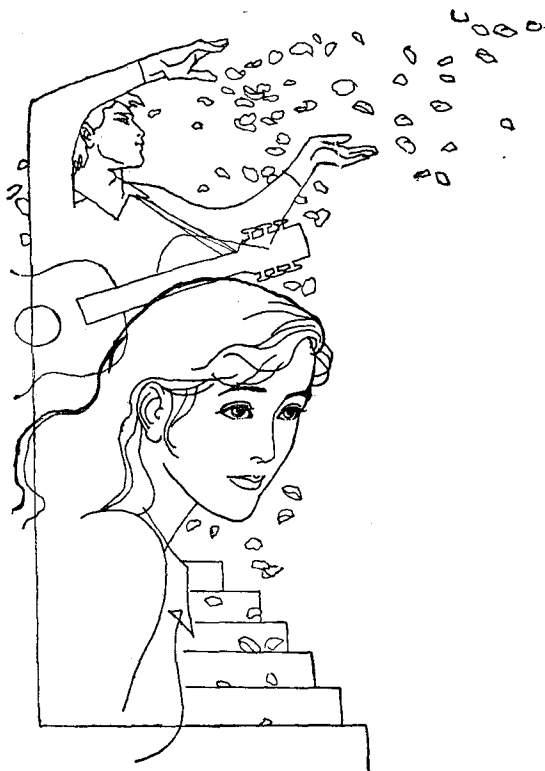
“阿娥，谁说要到机场的？”高锦宏跳下石阶。

“爸爸替娣姐送行李，要你也帮手，我说，我也能帮手的。”阿娥跳跃着：“去呀！该去了！”

“好呀！”高锦宏俯身下地，捧起一堆紫荆花瓣，撒向天空，那些花瓣，纷纷的飘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头上、身上、鞋子上……

这是五年前的事了，是这个季节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历历如在目前……

陈银娣迷迷惚惚地在堆满花瓣的石阶上坐下来，紫荆仍零零落落地把花瓣抖落在她头上、身上……而她，却似一尊塑像，经过的人看着这个奇异的少女，以为她是痴呆的，或是精神病的患者，因为她一直不去拨开她头上的、身上的



花瓣，呆滞的眼神，瞪着前面银矿洞那已不成瀑布的流水
.....

陈银娣正在寻觅她的过去，那过去的日子，绝不仅仅是在小庙前平台上，在这落英缤纷的石阶上的那一些，那只不过是序幕。

由这个序幕开始，五年，整整的五年，在她飘零海外的

日子，由这一个海岛上，由一个快乐的少年的手中，给她的温暖和鼓励，是维系着她生命的动力，那许多长长短短的书简，她都带回来了，沉重的衣箱，占了一半，是这些书简。

旅居海外的生活，是她事前没法想象的，她父亲是她家中第一个飞到英国去的人，先是在一间餐馆当镬师。她和母亲仍留在梅窝种菜，养猪，还有哥哥和嫂嫂，好几位侄儿。

银矿洞的瀑布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成为瀑布了，有人说自建了水塘之后，天雨的季节也没有瀑布，只是一道无力的水流，潺潺而下，干旱天，这道水流就更微弱了。五叠潭也成为浊水潭，原来的稻田，那些稀稀疏疏的禾稻，也不知养得活谁，爸爸是这样才飘洋过海去了的。

爸爸文化低浅，也不大写信回来，间中寄一些钱回来接济。过了一些时日，说是在那边开了餐馆，首先就要哥哥前去帮忙。

不久，又说生意忙，父子俩做不来，叫母亲和阿娣也去。说是阿娣到了那边，还可以读书。

阿娣本不愿离开，但母亲是非去不可，如果她留下，只有帮嫂嫂看顾侄儿，种菜养猪，而这位嫂嫂……

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，母亲之所以非去不可，除了要帮父亲的手之外，恐怕还是婆媳之间的磨擦。而阿娣，在嫂嫂心目中，是站在母亲一边的。

阿娣在这样的环境下离开，离开她生长的土地，离开她青梅竹马的一群好朋友。

高锦宏鼓励她，这一个比哥哥还亲切的好同学，常说在

穷乡僻壤长大的他们，也不要做井底之蛙。于是，她去了。

怀着美好的想望，到了彼邦，但父亲把她母女接到他的餐馆，放下行李，就要她们卷起袖子，由厨房做到楼面。

哥哥和爸爸常常为了钱的问题吵闹，哥哥时时出走，到外面做几个月工又回来，又吵闹。爸爸脾气也变坏了，每天都喝骂妈妈，喝骂阿娣。

爸爸本来答应阿娣去读书，但是，又不知道阿娣读什么书好。阿娣自己也不晓得应该进入什么学校。

无休止的工作，也不由阿娣去考虑这个问题了，由起床到睡觉，她尽在楼面、厨房转来转去，腰痠腿倦，眼皮撑也撑不起来，爸爸还吆喝着，骂她蠢，骂她懒，不中用。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蠢，但她是不懒的，只是太疲累了，就坐下来喘喘气。但这也叫做懒么？

爸爸、妈妈、哥哥，每个时候都忙不开交，几乎谁都没空理会谁，谁得了病，也得撑持着。不能爬起来，就只有自己干躺着。

没人谈话，只有吵架，妈妈只是诉苦，发牢骚，后悔到这里来。但如果不来，在家里也够憋气。于是，她便埋怨起命运来……

阿娣变得更加沉默了，她可以一天不讲一句话。但是，她脑海是无时无刻不波动着的。她时时想飞，展翅高飞，飞出这一个苦闷的囚笼。

但是，她没有翅膀，怎么飞呢？

爸爸唯一的心愿，是积点钱，寄回去盖一所房子，他日

回去终老。

哥哥常去赌钱，这是父子争吵的最惯常的题目。哥哥常说：“做工做到死，玩玩也不成么？”

阿娣同情爸爸，也同情哥哥。

但她又讨厌这样的家、这样的生活，而世界之大，又似乎没有她容身之所。

来自梅窝的信，是她唯一的慰藉。

“银娣：自你走后，梅窝也发生了好多变化。”有一封信，高锦宏是这样写的：“很多人家都象你家一样，迁到英国，迁到荷兰去了。而这里，又迁来了一些陌生人，他们是从香港、九龙，或者长洲、坪洲来的。现在，不少人家都行时做生意了。李志超家是近海滩的，你记得他家从前筑起矮墙来养青蛙吗？现在，矮墙拆了，换了铁丝网篱笆，而且那些铁丝网，很快就给牵牛花爬满了。在他家门前挂上了一个‘李园’的牌子。假日，那些从香港涌来的渡假者，塞满了梅窝的海滩，于是，李园就成了打麻雀牌的胜地，他们还做海鲜筵席，兼弄粉面炒卖，卖汽水。也有给泳客冲身更衣的地方。这种生意，以前也有，你是知道的，但现在大家都来做了。在靠山边的地方，有一户姓倪的人家，倪先生本是到这里盖屋子养病的。但他的病好了之后，已把屋子改建，成为假日旅舍，同时也做饮食营业，也租麻雀牌给客人耍乐，提供各种服务。你知道他原来是个教师，戴一副粗边眼镜，象个老教授，谁想得到，现在他竟拿起镢铲来呢！”

“当然，李家也是一样，李伯伯也用那双缚青蛙的手，拿

起镬铲来了。

“银娣，你觉得好笑吗？你们千里迢迢，到了英国，还不是靠一把镬铲？现在，又怎么有人到梅窝来拿镬铲了？看到你的信，知道你生活不快意，也许你看了我的信，会这样想：早知在梅窝也可以拿镬铲谋生，那又何苦到几千里之外去拿那只镬铲呢？”

“不过，你也是有所不知，在这里，我们这些给泳客和渡假者提供各种服务的人，包括李志超，也只是星期天和假日大忙特忙，而平日，家里只留下了伯伯婶婶，我们都去做我们的工，我和李志超都去地盆做工。阿娥呢？她学会了织毛衫，这里也有人买了织机，接些衫回来织，阿娥就去帮人家做。

“这样，你可以了解我们现在的生活了。也就是自君别后，我们生活的变化。我家不近海滩，我爸爸还是做泥水，没去经营旅游事业，但假日，我都去李园帮忙。李家人手少，他们忙不过来，而我除了帮忙之外，也可赚点外快。

“这一来，我们实际上不止没有假期，而且，在人家有假期的时候，我们却特别忙碌。这样，你该明白了。

“因此，你大概不会后悔你已离开了这里，因为彼此的生活，似乎没有很大的差异。正是到处杨梅一样花。

“不过，虽然如此，我们也是有快乐的。星期天，我们虽然特别劳累，但是，我们也交了一些朋友。那些来渡假的人，到李园来玩耍，吃东西的人，你可以知道，他们不是什么大有钱佬，而多是打工仔，各行各业的劳动者，他们辛劳

了一个星期，到我们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方来，消磨一天，或几个钟头，已是他们难得的享受。第二天他们又要投入紧张的生活中去。

“我们为他们服务，赚了他们的血汗钱，而我们也付出了同等的汗水。生活，呵，这便是生活！”

“这些新结识的朋友，也有我们的行家，也介绍我去做工，教我使用机器，那些吊车、铲泥机和挖泥机、风机，多种用途的建筑用机，打桩机……”

“随着时代的进展，我们的生活有了变化，结识了那些朋友，生活也多姿多采起来。假日，工作以外，我和李志超，也和这些朋友玩做一堆。

“除了梅窝，香港也在变化，而这个变化，恐怕比梅窝大得多吧。我们在香港开工，建筑那几十层高的楼，凌空横越的天桥，我们付出了辛劳和血汗，也许更高的代价，换来了繁荣都市的面貌。为什么不能认为，这个世界是我们双手建造起来的呢，如果没有阿娥她们十指磨穿地织毛衫，大家冷了，又有什么温暖？”

“银娣：我是说，我们自然是要用勤劳的双手来建造世界，来养活我们自己，我们为他人服务，他人也为我们服务，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？”

“但是，我看你的来信，你又似乎更苦恼了，那么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快乐又在哪里？”

“你记得我们相处的好日子，也记得一些美奂美轮的别墅，相信你那边也有的，但那不属于我们，正如我们在盖高